

梧桐树下

see me flying upon the stars

预备, 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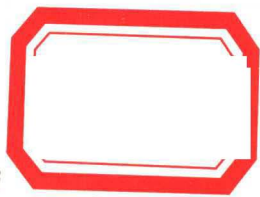
彼此凝望 缓缓倾诉
兄弟间的友情
暗恋过的女生
关于高考的挫折……
在晨曦中的校园操场上
一个少年说给另一个少年听

李洪绸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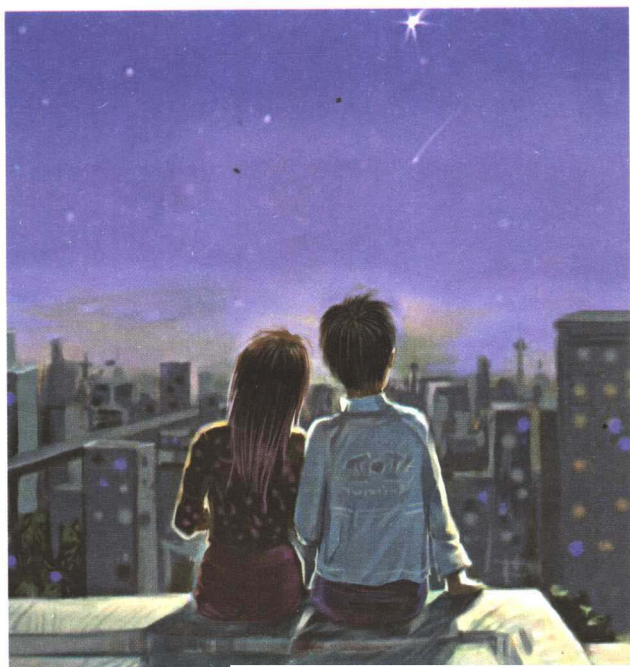
21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21st Century Publishing House

see me f



预备, 飞!

李洪绸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预备, 飞! / 李洪绸著. —南昌: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2004.9

ISBN 7-5391-2757-0

I. 预... II. 李...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4)第096737号

预备, 飞!

责任编辑 邓 滨

特约编辑 飞 乐

阴牧云

装帧设计 江晓燕

出版发行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江西省南昌市子安路75号 邮编: 330009

www.21cccc.com cc21@163.net

出 版 人 张秋林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上海长鹰印刷厂

版 次 2004年12月第1版 2004年12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890 × 1240mm 1/32开本

印 张 10.25

字 数 290 千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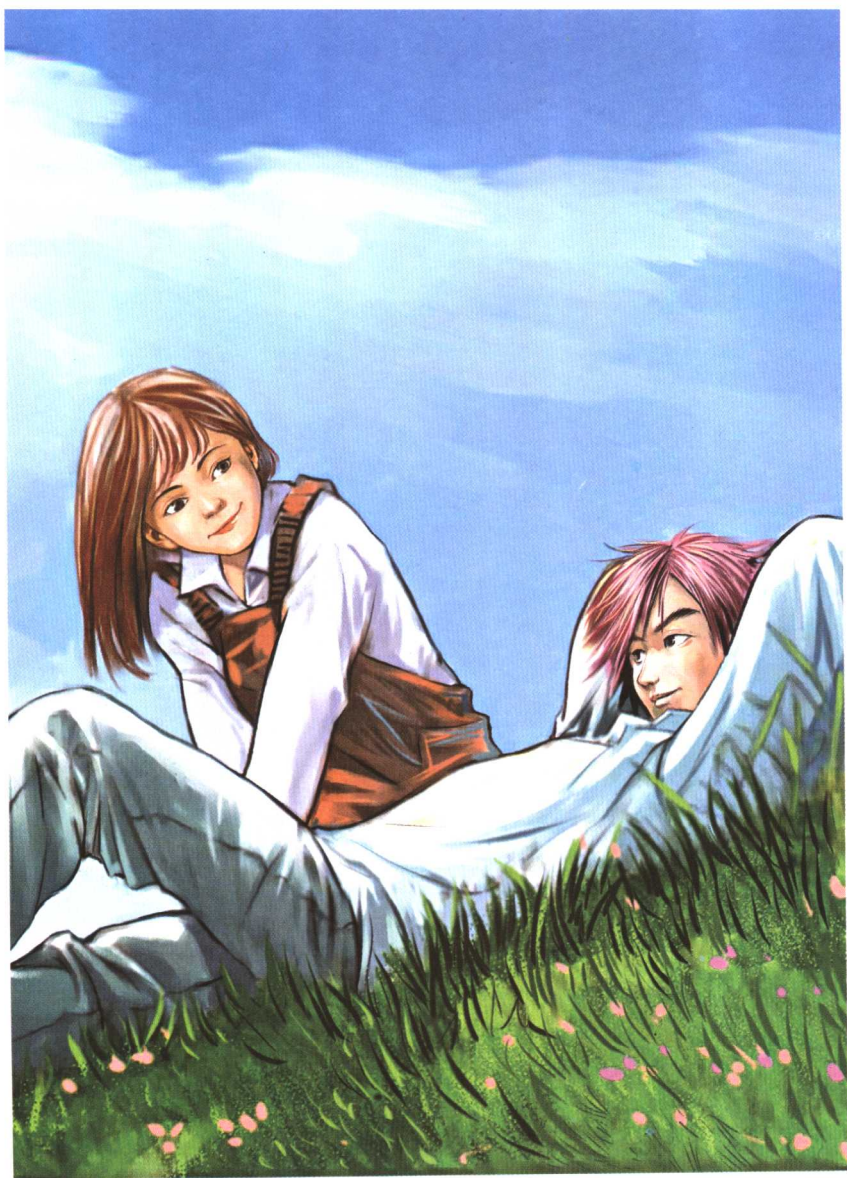
书 号 ISBN 7-5391-2757-0/I · 673

定 价 19.8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寄本社发行部调换)



因为你在我身边，日子像雕刻上了飞舞的樱花。



你看，我们的青春，就是这样，在不经意间，突然溜走。



凝望天空的时候，幻想飞翔的姿态，心里，就，突然欢喜起来。

第一章	1
北边角落住有一位《搜神记》里跑出来的神仙，每当看书渐入佳境之际，两手会莫名奇妙往席上抓，并扯出席丝往嘴里塞，须臾竟咽了下去。	
第二章	15
早读后，人们断断续续进来。马砾摇身一变成了一台智能电脑，对进来的女性一一全面扫描，然后将数据传送入大脑作精细分析。	
第三章	41
马砾恨不得放鞭炮大肆庆祝，不过还是弄了个依依不舍兼百思不得其解的高难度表情，问：“为什么搬啊？在这不是住得好好的吗？”	
第四章	61
没有灯背影怎可上路，如没云天空都不觉高，我与他若是天生一对多么好。	
第五章	76
林纾见刘枕陶醉过火，大为不高兴，翻查座位表，得刘枕大名，乃保持君子风度念到：“流氓！”	
第六章	88
“三八，小声点”，诗缘自己却恨不得用扩音器向全世界宣布，说，“上次不是跟你说了，那个帮我修桌子的男孩。他居然在这里。”	
第七章	110
芷怡说，他叫靳万新，高三的。高二时跟我哥同班，这人不读书的，平时除了学校不去哪儿都去，除了好事不做什么事都做。	
第八章	127
马砾，虽然我与你一直明争暗斗，但现在我慈悲为怀仗义执言，劝你对香萍敬而远之；避之则吉，不可冥顽不灵，否则难以自拔。	

第九章	146
两周补课下来，身心压抑愈发明显，人仿佛置身于深海，似乎要被四周压力挤爆。马丽用打球减压，这样有益于身却于“心”无用。	
第十章	166
有了QQ又苦于没时间，有了时间又苦于上网费太贵。所以呆子有QQ等于没有。	
第十一章	190
诗缘躺在床上，半盖着白毯，脸色与平常无异，只是双唇有点白。见来人中没有庞郁枫，眼里掠过一阵失望。	
第十二章	225
近来马丽和芷怡已疏远到像陌生人一样，这时马丽忽然强烈幻想芷怡陪在自己身边说着鼓励的话的情形。顿时有种莫名的失落。	
第十三章	240
那日刘枕突然说要博览群书，加强文学修养，于是当晚就从书摊上买回一本黄书。	
第十四章	254
关于晚会食品方面，刘枕提议应该把重点放在啤酒上，买多两瓶，好灌醉几个女同学……	
第十五章	273
诗缘唱完歌下来，见庞郁枫安之若素地和马丽他们谈笑风生，毫无自己预期的愠怒或懊丧，不禁生出一种挫折感。	
第十六章	293
呆子事先打好如意算盘，要藉这次考试起死回生东山再起。不料却出了点意外，令事情的运行偏离了预算的轨道，往相反方向跑。	
末章	312
据说三大主科的会考定在1月中旬，大家见时日无多，均施展浑身解数来复习，宿舍每晚都有人打着电筒学到一两点。	

第一章

1

马韶就读于县一中。

县一中名义上属于省二级中学，因为当今评奖普及化，在名称上一跃而为县里排名第一的学校。

2

按往年惯例，高中生选科分班是高二第二学期的事宜，然而现在学校正赶上未婚先孕的社会大潮，就把好事提早办了。

开学第二周，校方骤然勒令高二新生选科，准备分班，意欲在高二便将高三课程赶尽杀绝。此令来得如此唐突，全年级师生都被打个措手不及，纷纷奔走相告、大呼小叫，学校顿时热闹得几乎沸腾冒烟，折腾了四五个星期才得以稳定。

马韶适逢高二，不幸投错胎赶上这莫名其妙的年头。九大候选科无一合意，又不能像选取人大代表那般弃权，惟有闭目抓阄。第一次抓到的是英语，把他吓得瞪目吐舌，语塞半日，暗下将之判了死刑。复抓，得物理，又吃一惊，冷汗直渗。如此这般反复多次，最后只剩下历史，因为前面诸科逐一被毙掉了，别无选择之下只能选历史。

全年级其他选读历史的同仁大多与马韶同一心态，仿佛参加太平天国，是出于无路可逃，将之看成避难所，因而数量少得难以组成一支像样的足球队。校方认为办不成班，遂取消历史班，随手把势孤力薄的历史生平分成四份，往政治班里硬塞，于是就出现了四个杂种的政史班。

马韶与一班有缘，他一直“嫁”不到其他班，眼看熟悉的面孔逐一离去，取而代之是一大群陌生人，不免有种遭到侵略的感觉。

分班妥当之后就分宿舍。县一中正处于拆旧楼盖新楼的紧张时期，那些施工队不争气，欲与蜗牛相比慢，一座六层宿舍楼折腾了两年只弄出个框架来，里面住满蛇虫鼠蚁，后来又有鸡鸭鹅鸟加盟，就成了动物园。

宿舍短缺，但内宿生数量却像牛市的股票，一味发疯飙升。校方迫于无奈，清空了好几个仓库，美其名曰“大宿舍”，然后把众学生当废物塞进去层层堆放。

马韶蜗居在五号大宿舍。该宿舍三百平方米左右，高二年级一至五班百余男生聚集于斯，通宵达旦就像在开演唱会，热闹非凡。

五号宿舍充分体现出了中国人口特色，整个宿舍就差天花板上没住人。但是这宿舍四个角落却空旷异常，只在每个墙角放一张床，而且仅上铺住人，下铺空荡。因为坐镇这四个角落的均是奇人异士，非同凡响。

东边角落的是四班一住客，大号“屁王”。平素爱吃蛋拌韭菜饭，放屁频率高于二战死人，虽然俗话说响屁不臭臭屁不响，可这厮放的屁又响又臭，那声音也林林总总。有夸张人士说曾从那里听到过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根据化学理论，屁的主要成分是硫化氢，硫化氢密度大于空气，易下沉，屁王久居上铺，其下铺长年累月塞耳堵鼻，甚至像手术医生一样戴上口罩，后来终于没毅力抗争到底，只能逃之夭夭。

盘踞西边角的异人绰号“流氓”，本名刘虬，乃一班成员，体育生，酷爱运动。白天在运动场摸爬滚打，晚上把阵地转移到床上，在上面疯狂做俯卧撑、仰卧起坐、压腿、倒钩射门，甚至床跑。其下铺屡遭比大阪还要频繁的地震，好生劝告，不想刘火爆得连TNT也望尘莫及，一听异议，暴跳三丈，粗话跟唾沫星子滔滔不绝迸射而出。下铺无奈曰：“狂生不可近，近则必得奇辱。”最终抉择是三十六计走为上策。



称霸南边角落的是三班一分子，人称“臭王”。这厮学习爱基斯摩人的精神，视洗澡为天敌，集汗臭、狐臭、腋臭、脚臭、口臭于一身，整个人好像餐馆里用了多时又欠洗的抹布，近之十米，不昏则呕；近之五米，非死即伤，杀伤力足以跟沙林毒气相媲美，众莫不惧之。

北边角落住有一位《搜神记》里跑出来的神仙，不食人间烟火。每当看书渐入佳境之际，两手莫名其妙往席上抓，并扯出席丝往嘴里塞，须臾竟咽了下去。所以他的席总被摧残得破败不堪，净往下掉碎屑。其下铺日日得见飞雪连天，忍无可忍遂大声抗议。神仙当场赔了不是，为表示悔改之心，扔掉了席子，只睡床板。不想秉性难移，不出几日老毛病又犯，没有了席子便改行吃床板，床板屡遭撕咬，木屑纷飞，那下铺见回天乏力，惟避之则吉，搬得老远。

屁王、流氓、臭王和神仙乃五号舍之“四大天王”，各霸一方，知趣者无不避之甚远。因此四个角落荒凉异常，人兽罕至，被视作尸家重地，生人勿近。

3

前段时间，马骝偶然由报上看到一死讯，说是某某因骑自行车飞越长城而摔死，这说明这世界上喜欢冒险、不怕死的大有人在。这天五号舍就闯进来这么一位冒险家，长驱直入杀向东边角落，于屁王下铺安营扎寨。对此，宿舍诸君无不惊诧万分，众说纷纭。

冒险家搬进来时正值马骝午睡，梦中摇身一变成了抗日英雄，正扛着AK47跟鬼子厮杀。大战正酣，不料一声“马屁”的呼唤陡然响起，将其由天界直打下凡间，睁开眼，面前晃动着崔破宇的老鼠脸，这本来已经够吓人了，怎知这厮还咧嘴而笑，更与怪物无异。马骝冷汗渗透，冲刷走所有的睡意，然后挣扎起来，惊叫：“干什么？”顺手推开崔破宇，“人吓人，吓死人，你小子想谋财害命啊？！”

崔破宇是马韶的上铺，相貌不凡，天生一副演鬼片的料，又好吹牛，说话好比李白的诗，夸张得拉泡屎都能说成“飞流直下三千尺”。本事么，倒未必像他名字那样，可以“吹破宇宙”。正因为有如斯特长，崔破宇才选读政治，据说读政治是靠吹的，仿佛总统选举，谁吹得厉害谁胜券在握。

马韶梦中初醒，茫然问：“什么事啊？”

崔破宇尖尖的嘴往东一努，像马路边的指示路标：“噢！”

马韶沿尖嘴路标看去，瞳孔登时放大。屁王原空荡荡的下床居然被铺笼帐盖等床上用品填满，里面直挺挺躺着一个裸露上身的家伙。马韶拉过崔破宇问：“喂，那个小子什么来头，尸家重地也敢闯？！”

“刚转来我们班的。这家伙的来头可不小啊！”崔破宇笑笑，极力制造着萨达姆般的神秘莫测。

马韶像上了钩的鱼，摆脱不得，追问：“什么来头？”

“听说……他杀过人！”

马韶原来烧得正旺的好奇之火立即如遭暴雨般熄灭、冷却，无趣地摇了摇头。

崔破宇紧张地问：“不信啊！”

马韶推了他一下：“走开，别玩了……”

有时说话好比求婚，不被接受势必痛苦无比。马韶愈不相信，崔破宇愈发着急，最后痛不欲生地悲呼：“我说的全是真的！他真的杀过人，坐过牢！绝无半点儿假话……”差点儿还发了“如果我骗你就天打雷劈”之类的毒誓。

马韶睡意再度袭来，打个哈欠，没好气地说：“去去去，我还没疯呢，我告诉你，别再烦我了，否则就是我杀人了。”

崔破宇气极，拂袖而去，但不知他母亲怎么得罪了他，边走边骂：“妈的，你不信关我鸟事，妈妈的……”

马韶不当回事儿，继续入梦找鬼子单挑。



五号宿舍位于综合楼二楼，宿舍背后有一露天阳台，阳台边列队般安装有十几个水龙头，全舍上百人就轮番到此洗澡。当然，一般阳台不能充当澡堂，所以这阳台较三至九楼的要大些，是由二楼楼面大幅度向外延伸而成，属高空砸物严密打击范围。

事实也证明这里不安全。因该楼六至九楼住的都是高三生，这些家伙考试考得心理变了形，似患有间歇性精神病，经常把洗澡水和洗衣水往阳台外倒。二楼洗澡诸君往往在鸣锣收兵之际，陡然遭遇空袭，被从天而降的污水赏个正着。因此这里经常叫骂声震天，那些粗言滥语充分体现了我国语言的博大精深，大致是说倒水的凶手变成了香蕉芭辣之类的水果或乌龟王八之类的动物；还由于中国性教育落后，国人对这方面充满各种各样的幻想，所以关于“性”方面的骂词儿也堪称一绝，足以当国粹拿到海外展览。

那洗澡阳台方圆不大，挤上十来人便出现摩肩接踵举步维艰的局面。根据马韶观察研究表明，露天澡堂洗澡低潮往往出现于晚读前的二十分钟，那时想洗的已洗了，不想洗的自然不洗，只剩下几个受校方训练，被折磨得人不成形的体育生在往身上疯狂泼水以作发泄。

今晚马韶照例等到很晚才匆匆洗澡，这时阳台上只剩他一个，正洗得兴起，一条黑影鬼魅般移来，马韶一惊，慌乱得把洗头水抹到大腿上。细看，来者竟是今天中午闯进屁王地盘的冒险家。马韶暗叹这小子神算如鬼谷子，不需经验就轻易算出洗澡的最佳时间。

冒险家相貌普通，普通得好像大街上所有人都可能与他有血缘关系，譬如说你今天刚跟他打完架，明天想找他报仇可能已经记不得他的样子了。

冒险家放下水桶，拧开水龙头。

“你是体育生？”马韶主动搭讪。

不料冒险家酷得够呛，不谙礼尚往来，受了马陌五个字只冷冷回敬了一个：“不。”

马陌挨了冷板子，登时语塞。想再找其他话说，但语言系统在跟他玩捉迷藏，似乎没什么可说了，总不能像唐僧那样问人家“你妈贵姓”吧。惟有佯装若无其事，抄起香皂往身上涂抹。

冒险家慢条斯理脱下T恤，露出上半身肌肉，胸膛很特别，倒不是有一大堆杂草般的胸毛，而是有一道斜斜的疤痕，长约二十厘米，由左肩起直爬至肚腹，大概有过类似比干的厄运。

看那伤疤，马陌脑袋马上变成放映机，闪过港台电影那“古老得长胡子，陈旧得发霉”的片断：幽幽灯光下，某汉子猛然撕裂衣服，指着身上某一处的伤疤，切齿喝道：“看到没有？这就是老子当年跟某某拼命挂的彩！”

马陌心跳骤然换挡加速，想起崔破宇中午所言，不觉阴云笼罩，难道这家伙真有过杀人坐牢的历史？这时偷偷朝他睨视一眼，见其依然一脸冷漠。马陌又想起电影里的冷血杀手，不禁又惧了几分，鸡皮疙瘩争先恐后涌起，怕冒险家突然狂性大发，抄起桶向自己砸来，然后拔出刀……

为尽快离开这危险人物，马陌洗澡速度像加快的电影镜头，稀里哗啦几下子就功德圆满，衣服也来不及洗，提起桶逃难似的一阵风卷走了。

冒险家正有条不紊地搓洗衣服，见马陌突然像挨杀的鸡似的扑腾来扑腾去，并不知他是受了自己的刺激，自忖道这小子恐怕有点儿神经质，自己以后可要防着点儿。

4

分班后的第一晚自修一班只来二十多人，尚未够半。中国教育素以重理轻文著称，县一中不遗余力继承并发扬这种传统精神，对理科班要求严格，对文科班不闻不问。由于文科班被“宠”惯了，所以历来都以懒散见称，迟到早



退旷课纯属正常现象。

一班班主任是东北人，来自吉林。俗话说“不到过北京不知道自己官小，不到过东北不知道自己胆小”，此公没给东北人丢脸，平日一脸随和，发起脾气来抄起桌椅便摔，凶猛如狼虎，自命“我这人什么都没有，就有点儿力气，拆桌子拆凳子很在行”，得绰号“东北虎”。东北虎到班，见缺席的比在席的还多，大概早在意料之中，没有表情，而且可能今晚心情颇佳，没摔桌摔凳。背着手踱了两圈就开始点名。

不点名犹可，一点名才发现原来全班一半是名人，项雨、李联杰、林青夏、李根、何马等等古今中外一应俱全，又重名奇多，一叫“春燕”便齐刷刷站起三个，连姓带名，只淘汰掉一个还剩两个。最要命的还是名中的生僻字，点到马韶的名字时东北虎一连叫了几声“马百”和“马伯”，见下面无反应就索性叫“马二百”。这叫法从字义上是说得过去的，但如果能这样的话那司马迁就叫做司马搬家了。

马韶连忙站起来道：“老师，是叫我吗？”

东北虎问：“你——你叫什么名字？”

“马韶。不是马二百。”

东北虎尴尬一笑，疑问：“马屁？”全班几十人哄堂大笑，马韶自幼背负此名，被人笑话早已习以为常，也跟着大家笑了笑，坐下。

接着点“刘虬”的名字，东北虎抱着爱拼才会赢的精神大叫：“刘牛毛！”

.....

最后点的是冒险家的名字：庞郁枫。马韶暗叹好好的一个名字竟这样被糟蹋了。又想名字糟蹋人的也不乏其例，漂漂亮亮的张柏芝偏偏被叫做“张白痴”，莫名其妙。

人的好奇心好比晚期肝癌，发作起来无药可医。关于庞郁枫的杀人史，马韶像信鬼神般信一半留一半，总不能听人家一句牛皮见别人一道伤疤就断定人家是杀人犯吧。在1998年的时候，世界掀起“99大灾难”的末日预言，结果还不是平安来到了二十一世纪！庞郁枫的历史套牢了马韶的好奇心，挣脱不得，整晚飞来飞去去找崔破宇问个明白。

可崔破宇似在玩人间蒸发，马韶掘地三尺甚至连女厕所也找遍了仍然不见其踪影，牛×起来就跑去盘问他女朋友。

崔破宇女朋友是理科尖子，这娘们读书读坏了脑子，试场里英姿飒爽，攻无不克战无不胜。一离开试卷就成了弱稚（弱智加幼稚），什么也不懂什么也不会，低能得像幼儿园的小妹妹，在草地上摔上一跤也能涕泗滂沱。怎奈崔破宇聪明过头变白痴，把弱智幼稚跟天真纯洁划了等号，一口咬定小妹妹虽然与美女有一定距离，但她那天真纯洁的气质是无与伦比旷古绝今的，于是就泡了她。

马韶满以为找崔破宇女朋友便可套出崔破宇的行踪，殊不知小妹妹天真地告诉马韶，说崔破宇跟她说他今晚要跟拉登一起登月。然后一个劲地问马韶拉登是谁？在哪班？马韶差点儿当场昏厥。

第二节自修，一班仅来的二十多人像长江之水，滔滔不绝地奔涌流走，直到东北虎这座三峡水坝来了才将澎湃的江水镇住。但逝者如斯夫，只剩下寥寥数人在大眼瞪小眼。东北虎火冒三丈，将手捋脚大肆拆凳，结果只拆了七八张就差点儿虚脱，只好愤然离去。

待东北虎撤退，同桌呆子兴冲冲拿出《羊城晚报》说：“马韶，《英雄》



又有消息。”

呆子跟马韶是老同学，分了班就他俩特别恋土，留守本班。呆子当初之所以和马韶结好，完全是拜李连杰所赐。当然不是李连杰千里迢迢从美国飞回来撮合他们，而是因为马韶和呆子都爱看李连杰的电影，便有了共同的话题。马韶看了很多电影，修炼成精，但凡举李连杰电影都能侃侃大谈导演、监制、编剧、武术指导等，让呆子崇拜不已。

马韶虽然有自己一套电影理论，但讲起来像王小波写的小说，颠三倒四次序全无，人家听了几分钟就像中了催魂咒，昏昏欲睡，难得遇上呆子如此赏识，更难得他听自己的理论时听得津津有味口水直流陶醉非常，马韶为此感恩戴德，视之为知己中的知己。而呆子又几乎与李连杰同名，叫李联杰，当马韶赞李连杰时呆子觉得沾光不少，更加神往。

呆子志向是当画家，马韶没见过他的大作，对其画画水平不予置评。

呆子老子是某镇立中学的校长，当领导尤其是当学校领导，最易犯的职业病就是唠叨，平日发言发得多了，见人就有一种发表演说的冲动。李父平时在校苦口婆心教人，回家更是变本加厉，一见呆子就忍不住唠叨不停，就连呆子拉屎臭了点儿也要被数落几个小时，仿佛要拉出一个蛋糕来他才满意。

于是在呆子眼里，自己的老子就像一只苍蝇——对不起，不是一只，是一堆苍蝇围着自己，嗡……嗡……飞到自己的耳朵里面，让人恨不得抓住那只苍蝇挤破它的肚皮把它肠子扯出来然后将它的肠子勒住它的脖子用力一拉——整条舌头都伸出来了——再手起刀落——哗……整个世界都清静了！

可呆子毕竟没孙悟空的胆子，不敢伙同妖精吃自己老子，也没牛魔王那部下的勇气，做不到听不耐烦了就吊死自己。惟一能做的就是扮演雕塑的角色，在老子面前沉默是金，任其发挥演说天分，等他说累了才默默走开。

久而久之就养成一种习惯，即一见人家说话便木然发呆，只有夜深人静